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虞

初

新

志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清張山來著

虞初新志卷十八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聖師錄

王言

外語

子輿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首耳但食殘暴之虎。猶易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為朝廷旌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蠅至期而輸福。蜂輪值而衛玉。唐明皇之象不肯為祿山作舞。昭宗之猿不肯為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鷗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鶯哀其子而腸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鴟死殉其雄。郡佐之鵝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邱。鹽城之湖有烈鴛。是物知有夫婦也。橫空之鶴弋鵠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燕殉王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冤。陳州之鶴伴老。鶴州之驃逸歸。是物知忠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墮坎之人。虎弭耳而捨抱哭之母。猱然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亡。魚傷鬚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仁義也。翁媼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以殉。至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圖報救死之。

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臻之誣殺夾道蝴蝶昂首而訴商僕之
戕生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無異抑恐世之不若者衆矣家
公向欲彙集一帙為聖師錄本諸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因病不果予小子聞閱往
籍竊取其義而識之博物君子得無責其不備耶

白鷗

崖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與龍墮水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蓄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
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卧黃浦溪
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
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
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

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為識號曰雁邱

顧敬亭稼圃傍有羅者得一雁鋟其羽繫其足立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煙辟除不祥一雁偶為煙觸而下其家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遶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燭。其雄驚墜。貓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街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龍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思爾。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龍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閩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龍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龍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邁菴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瘴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鶴

高郵有鶴雙栖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有鶴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群客見之。無不嗟詠稱為烈鶴。而競為詩歌吊之。復有烈鶴碑。

衛衙梓巢鶴。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
離母。益哀頓以死。羣山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鶴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鶴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
鶴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鶴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鶴橫空來。閣
閣有聲。鶴亦尾其後。羣鶴向而噪。若有所訴。鶴復作聲。若允所請。警而上擣巢。銜一
赤蛇吞之。羣鶴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鶴招鶴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鶴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
雌子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泰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鶴巢焉。雌鶴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
之。鶴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雄鶴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擊之。雌者

亦鳴而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鶴羣集。視其離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鸝

有人取黃鸝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積數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啟釜。即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為鷺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啁啁。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即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鵠

江浙平章夔璣家。養二鵠。其雄夔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鬪而死。謝子蘭作義。

鵠詩弔之

鵠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鵠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蘆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為孝鵠塚云。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過郡人饋以鵠頭為盒擔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鵠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即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鵠哀號數晝夜絕食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鵠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己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己雛入宿人皆見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忧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惻少間見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群雛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給之日。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仰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歛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接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培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及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屈。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躋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人謂

必害已。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饑久冒死取噉之。既而轉狎習。每日能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寶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可有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禽獸至。若助祭然。寶由是知名。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染。簞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躡。遂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為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為母吮血。芝遂投箭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乎。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媼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媼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為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為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為夫。猴舉首擲榆之。婦弄猴使作技。猴伏地不為鞭之。輒奮呴。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群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窯。椎殺于窯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猴即啮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窯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燭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眾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

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眾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具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逾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利刃街至車蕩薄內。以蹄蹠沒泥中。屠兒遍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大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卧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爇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卧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因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丈餘。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

圍繞周身大遂咋地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大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墮閼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呼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間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狼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遇慶于庭噬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章華元和初嘗養一天每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棟中躍出搏王華盤踞于地然猶未傷章華斗喝且

走虎遂捨王華來乘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衝突出躍上虎頭咬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僨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畋廻廣固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窯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于邱隴則留大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外犬獨來足蹄土成狗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待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犬得食不敢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

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而鄰火發大忙迫乃上牀子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爇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僵僵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卧于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稚席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園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大榜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天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貸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閨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斂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衝夜極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大人畜也猶知愛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群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為異執之致官訊服

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大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釗子國勦鳴躍不已勦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勦為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抉土及棺死棺旁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